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山水情 第六回 攝尼魂顯示阿鼻獄

削髮為除煩惱，空門自有清規。胡行邪念觸天威，詔仰陰司深罪。鬼剝勾魂白日，冥途哀苦徘徊。閻羅殿鞠法無虧，指示阿鼻顯畏。

右調寄《西江月》

卻說那了凡在崑山鄔老夫人家，載了這些齋糧經錢香燭之資，自這日歸庵之後，心裡也道是難消受，不免過了兩天，閒暇無事，原與他誦幾卷受生經兒。

一日，與雲仙商量道：「我這裡施主少，齋糧淡薄。昨夜困在牀上思想，不若印些佛圖出去，沿村一派，做個西資會兒，收些錢線米麥之類，混帳混帳，可好麼？」雲仙道：「好是好的，只怕這樣事不雅了。」了凡道：「管什麼不雅？卻不曉得世上這起尼姑、和尚看經說法，總不過是騙施主的錢鈔，能有得幾個顧著體面，為人懺悔消災的？」主意定了，停過一日，買了紙張，印就無數佛圖，出去沿村派過。還紮下一隻小小蓮船。

到了五月朔日，請著幾個道友，原供了幾張鮮明紙馬，菜蔬蔬食，擺設得齊齊整整。拉到這起乾癟婆子，挨肩擦背的坐了一堂，做起西資會來。你道好不熱鬧！但見得：

香煙裊裊，燃的是沉檀速降；鐘磬鏗鏘，敲的是緊慢十八。俊俏優尼，誦聲菩薩，宛如鶯囀深林；乾癟老嫗，念句彌陀，渾似牛虻空谷。更有一班蓬鬆黃髮，歪嘴田螺眼的丫頭，要修來世，抱著兩隻木紅布的鞋皮，妝做金蓮緩步；穿上一件漿便補的布襖，假學楊柳腰肢。伸出只只粗手，黑漆灰扒無二；轟起對對酥胸，連蒂扁蒲一樣。吃多了茶忙尋坑廁，包滿了飯撒屁連聲。真是：山魃水怪出現，夜叉羅刹呈形。

看這起婆子、丫頭們，聽得一聲鐘磬齊敲，連忙立起身來，隨著尼姑擺一個長蛇陣勢，到外面山坡上串蓮船去了。不題。

卻說了凡、雲仙在裡邊執事，雲仙值香積廚，了凡管庫房。恰好雲仙要配齊了茶點心，等這起串蓮船的進來吃。走到庫房裡去，與了凡討茶果，豈知了凡一時頭眩起來，速速叫了聲「不好過」，竟自面如土色，瞑目而逝了。正是：

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

此時嚇得雲仙魂不附體，手忙腳亂，呼叫起來。遂驚動了外邊這起念佛的、奔走的都來看，人人驚駭。也有說撞了急神的，也有去摸他身上，說：「還是熱的，想是什麼惡星辰過度，少不得還要醒轉來。」如此挨挨擠擠，亂嚷嚷了一回，都覺掃興，各自零零落落的歸去了。單剩得一個雲仙，兩個相好的道友，看這死了凡在那邊。正是：

虔心來佛會，掃興一齊歸。

不題。

卻說那了凡死的時節，你道他怎生受苦？豈料牛頭馬面在庵裡趕來趕去了半日，只等這起人出去了，提個空兒，把這黑索來下手，套上了凡頭裡，扯到黑暗黃泉路上，著實亂打。了凡哀求道：「饒了小尼罷！」鬼卒道：「你這亂清規的淫尼，那個饒你！你道這個所在是受苦了？要汝去游遍地獄，只怕叫不得這許多苦惱討饒哩！」

說罷，遂牽著了凡，行了一程，走到第一殿閻羅天子殿前。但見夜叉羅刹，分班布列；枷械刑具，森森擺出。乃暗想道：「怎的我今日受這樣苦楚？」正暗想間，被那鬼卒一把拖了，望殿上一丟道：「稟上大王，陽間犯規的尼姑勾拿到了。」閻王道：「今日我這裡上界發下一起夫妻忤逆的人犯，要凌遲碎剮，不得功夫審這尼姑了，已發到轉輪龍圖包大王了。你可速速帶去。」

鬼卒領了鈞旨，拖下了凡，上了腳鐐手杻，綁縛定當，遂解到轉輪王殿前。但聽得擊鼓吹堂，一班鬼卒擁著龍圖王出來坐了殿。鬼卒們參見畢，遂分班立定。牛頭馬面帶了凡上殿，稟過，銷了勾拿票兒。龍圖王啟口道：「你就是不規不法的了凡麼？」了凡道：「大王爺詳察，小尼從幼出了家，今年二十三歲了。在庵中朝誦經文，夜念彌陀，苦守清規，並不曾做什麼私情勾當的呢。」龍圖道：「你不做的時節，伽藍、土地怎的無因就上奏天庭玉帝？何由發到地府勾拿，還要嘴強！叫皂隸與我掌嘴二十！」

掌過，了凡含著苦痛辯道：「那個伽藍神聖，或者是小尼於初一月半忘敬了，他怪著小尼，捏奏天庭，今日害小尼受苦。」龍圖道：「胡說！難道你與那洞庭衛彩淫媾，也是伽藍捏出來的？你自去想來！」了凡道：「這個事情，實不敢瞞著大王爺，但也是那衛彩來勾引小尼，原不是小尼樂從的呢。求大王爺原情饒恕。」龍圖道：「你認他做弟子，是樂從的了。又把那素瓊小姐設計，做了妝頭，騙那衛彩上手，難道也是他來勾引你麼？」

了凡聽那大王這一番說活，心中畏怖，真個是舌頭抵了牙齒，竟強辯不出了，低著頭兒，伏於地下。龍圖又道：「好好裡一個衛狀元，要封侯的，被你誘入迷魂陣，使他戀戀於心；後來復入庵中，淫污雲仙，犯了逆天大罪。上帝降了他的爵祿，顛沛他的姻緣。又有一件最惡的事，好好裡一個黃花閨女，把他假妝說騙，暗地壞他的聲名。這樣罪惡，本該墮入阿鼻，永不超生；還虧你陽壽未絕，玉帝批下來，只要罰你游遍地獄，戒諭將來之事，放你回生。」

了凡聽見龍圖王這番說話，道是原許釋放回生，此時雖放他游遍地獄，也是甘心的了。乃磕頭如搗蒜的拜謝。龍圖道：「如今罰你去游遍了地獄，放你回生去做尼姑，須要虔守清規，不可復萌故態。你可曉得，人間私語，天聞若雷；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。那日月之光是瞞他不得的呢。若再犯出來，必要陷入阿鼻獄中，受千般苦惱，萬般刑罰，切須牢記。」遂吩咐牛頭馬面道：「你可押那尼姑去，先把那阿鼻獄教他細看一番，然後引到別地獄去游遍了，好好還他生魂，領歸庵去，不可有誤。」

鬼卒聽了鈞旨，仍舊牽了尼姑，走出殿來，果然引到阿鼻地獄邊去。了凡見著，嚇得魂飛魄蕩。但見此獄，周圍有七重鐵城，七重鐵網羅覆其上，更有鐵刀團團為林。無量猛火，縱廣八萬四千由旬，罪人之身，遍滿其中，如活魚在熬油鍋裡，無處躲身之苦。復有無數鐵嘴飛鳥，往往來來，啖啄罪人之肉。了凡此時，乃暗想道：「原來阿鼻地獄這樣慘傷苦楚的。今番回生去的時節，總算遇了最難熬之事也！只得硬著心腸，忍一忍了，再不去胡思亂想，瞞天瞞地的作出孽來，墮入此獄受苦了。」

鬼卒見那了凡看過地獄苦狀，似有畏懼之形象，遂替他放了刑具，引到諸地獄去，層層游過，乃對他道：「我們兩個送你回去，若肯大大把我們些使用，不引你到舊路上過了。」了凡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我回庵去的時節，多拉幾個道友拜見部上乾，化些金銀錠，報你恩德。」鬼卒聽見了凡出口許過，遂引他出了地府之門，教把門將軍銷了號簿，到一條花花世界的路上行走。

了凡此時，覺得心中快活，行過一程，遠遠望見許多長幡寶蓋，擁著一個披袈裟的而來。了凡定睛一看，你道好不古怪！那來的非別，竟是了凡的師父。見了乃道：「師父，你成了善果。在這樣好處，救救徒弟！」那師道：「要我救你，倒也不難。但你不學長進，做出這樣事來，敗壞我的山門，喪自己的終身，受這樣羞辱苦楚。你如今回生去時，及早悔過遷善，立下苦志，或者後來略有一線出頭日子。」

了凡此時，只管哀求。那師道：「你此時求我，也沒用，但目不忍見你出身露體。待我把一件衣服與你穿了回去。待壽終之時，我自有個道理來護你。」說罷，遂教了凡閉了目，念過一聲咒語，倏然化成一件舊袈裟來，與了凡穿了；又吩咐了幾句。了凡拜謝而別。

那鬼卒見他師徒別後，遂引著了凡又走一程，頃刻之間到了尼庵門首。了凡的魂兒見得庵門洞開在那邊，如飛的一奔，竟入庫房去了。

此時雲仙與幾個道友，正在那裡商量，道是這樣夏天，已死過一日一夜，心頭雖則是熱的，該備衣裳棺木郭了。雲仙道：「待我再去探看一回，整頓未遲。」說罷，雲仙同了一個道友，走進庫房裡去，伸手到了凡胸膛中去一摸，只見這死屍直跳起來，嚇得

這兩人魂不附體，道是走屍了，都跑到外邊立做一堆，錯愕驚駭。又停過刻餘，不見動靜，復走進去。你道好不詫異！那了凡竟爬起來坐在那邊了。

此時眾人越覺稀奇。雲仙欲要進去，心上又畏縮害怕，立於門外，叫一聲：「師兄。」了凡竟爾輕輕的答應道：「你們不要驚怕，我還魂了。那牛頭馬面在山門外要使用，替我快快多化些紙錢在門首，打發他去。」說罷，眾人見他將身運動，面色漸漸紅活起來。那時雲仙與這幾個道友，也不驚疑了，都歡天喜地，走入庫房裡去看。

誰知那了凡此時，雖則還魂醒來，還是被這起夜叉鬼卒嚇渾在那邊的，故爾見了人去問他，心神恍惚，不言不語。雲仙見得如此光景，乃想道：「莫非真個有什麼牛頭馬面在外要使用、不能夠清爽？」急忙走到廚下，安排兩碗素菜飯食，拿些金銀錠帛，送至山門外去燒化了。轉身進來，只見了凡與道友在那裡說話了。雲仙喜不自勝，也走過來問長問短。

一時驚動了滿村男男女女，道是新聞，頃刻挨擠了一庵，都來窮究他死去到地府的事。了凡倒說遇了好處放回的言語，哄騙得眾人沸沸揚揚，千聲彌陀，萬聲喝采，道是吃素修行這樣好的。你說我說了一回，各人都自散去了。正是：

隱惡假言善，哄眾彌陀念。

若吐出真情，難見江東面。

卻說了凡原是不曾生病死的，回生轉來，竟行動如常，一徑走到佛堂裡去，稽首了一回，起來就拜謝了這幾個道友，乃對雲仙道：「我有一心願要商量。一來當報天恩，做一個水陸道場。拜些經懺，超度眾生；二來這西資會因我這場不測，遂中止了，明日不免原去請這起女菩薩來，念完了佛。」雲仙接口道：「正是原該完成勝果，不可有頭無尾。但這蓮船已化了，怎處？」了凡道：「這是總之要化的。」說罷，雲仙自到廚下去，安排點心來與眾道友吃過，留他住下。

到得明日，真個先做完了佛會。又隔一日，遂從新備辦做水陸道場酬茶再生之恩。正是：

不受一番死復生，怎得優尼發志誠。

啟口就雲開水陸，自新改過並酬恩。

有分這番水陸道場做了，教這了凡如禁錮終身的一般，再不敢哄人來取樂了。不知他後來果然作何狀貌，更不知卿雲到郡的行止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了凡不過與衛生取樂，為何犯這般重罪？了凡道是伽藍見怪，輕事重報，極是極是。了凡騙老夫人無數齋糧、經錢，又騙沿村一派許多米麥、線草，龍圖偏不問起。可見僧尼募化，原是陰府許他做的，所以今日宰官長者日日為人開緣簿也。